

四库馆臣对《皇览》的考辨得失*

戴建国

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0234

[摘要] 针对四库馆臣对《皇览》的考辨,分析其得失:类书起源于《皇览》,是为至语;但对《皇览》最初归属的部类考辨不够。指出:作为类书之祖的《皇览》,编于曹魏时代,最初归属丙部的皇览簿。

[关键词] 四库馆臣 《皇览》 类书 起源 部类

四库馆臣对于《皇览》的考辨,有得有失。其得失,一并集中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三五类书类小序中:

类事之书,兼收四部,而非经、非史、非子、非集,四部之内,乃无类可归。《皇览》始于魏文,晋荀勖《中经部》分隶何门,今无所考。《隋志》载入子部,当有所受之。历代相承,莫之或易。明胡应麟作《笔丛》,始议改入集部。然无所取义,徒事纷更,则不如仍旧贯矣。^[1]

小序所谓“《皇览》始于魏文”,视《皇览》为类书之祖,此语厘清历来关于类书起源的争讼;但所谓“晋荀勖《中经部》分隶何门,今无所考”,则对《皇览》最初归属的部类考辨不够。

1 《皇览》是类书之祖

类书类小序首举《皇览》一书,其旨意极其清晰,即魏文帝敕编的《皇览》是类书的开山之作,这透露了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信息:一是类书始于曹魏时代,二是类书昉于《皇览》一书。《皇览》是刘劭等应魏文帝曹丕诏命编纂的官修类书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三五《事类赋》提要云:

类书始于《皇览》。^[1]

对于类书起源于哪个时代或哪一部书的问题,历来众说纷纭。四库馆臣则相当明确地指出了《皇览》一书是千古类书之权舆。

1.1 类书始于曹魏时代

类书滥觞于曹魏时代的《皇览》一书。四库馆臣此时代考辨,顿释前人之惑。宋人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类书类第十四卷云:

齐梁间士大夫之俗,喜征事以为其学浅深之候,梁武帝与沈约征粟事是也。类书之起,当在是时。故以此录为首。^[2]

类书兴起后,至齐梁开始兴盛,这之间只有三类书问世:陆机《要览》、何承天《合皇览》、徐爱《合皇览》。到了晁公武时候,这些书所见甚微。

《三国志》卷二十三《魏志》“杨俊传”注云:

《皇览》……合四十余部,部有数十篇,通合八百余万字。^[3]

清人黄奭《黄氏逸书考》辑得《皇览》“逸礼”、“冢墓记”亦以篇呈现。类书初多用“篇”计,后始

* 本文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项目“四库馆臣对类书的认识”(项目编号:A-3138-11-0100048)研究成果之一。

用“卷”，如南齐时代的《四部要略》依照《皇览》之例撰成千卷，《南齐书》卷四十“竟陵文宣王子良传”云：

五年，正位司徒，给班剑二十人，侍中如故。移居鸡笼山邸，集学士抄五经、百家，依《皇览》例，为《四部要略》千卷。^[4]

《皇览》与其抄合本至宋俱亡，而宋人王应麟《玉海》引《崇文总目》载《要览》一卷，《玉海》卷五十四里云：

类事之书，始于《皇览》（韦诞诸人撰）。^[5]

王应麟生于南宋末，有“类事之书，始于《皇览》”之说，而晁公武结合齐、梁间士大夫喜征事之俗，断言类书起于齐、梁，这表明他无缘得见这四部类书，也没有细读过《玉海》。

后世尚有步踵晁公武此说者，更有甚者，有持类书起于六朝之说的，如明人陆深《俨山外集》卷二十一“续停驂录卷下”云：

类书起于六朝，而盛于唐、宋。本以简约，便于文字之营构。今其书颇多，烦碎不该，反觉费力。齐梁间士大夫之俗，喜征事，以为其学浅深之候，若梁武帝与沈休文征栗事之类。^[6]

陆深袭用晁公武语句，却有断章取义之嫌，画虎不成反类犬，此乃拙劣之极。

1.2 类书昉于《皇览》

四库馆臣既已表明类书始于《皇览》，但还有后来者想独出心裁，不过，无在四库馆臣之上。这里略举其说。

《淮南鸿烈》者，……盖天下类书之博者也。^[7]

类书之起，昉于明分部类、据物标目，盖必推《尔雅》为最先。^[8]

《淮南鸿烈》隶属杂家，而杂家始于《吕氏春秋》。所谓杂家，张涤华《类书流别》里说得很精辟：其兼儒、墨，合名、法，著一书而成于众手，裒群言而自立一宗者，厥为杂家。^[9]

其言下之意是，杂家乃荟萃诸家而自成一说，杂家自立一宗，而类书不主一家。对照张舜徽《中国文献学》第二编《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》里把古代文献分为著作、编述、抄纂三大类的区别，我们根据文献内容来源的不同，可以确定杂家为编述，乃自成一说，类书属抄纂，而不主一家。

《尔雅》是第一部字书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但《尔雅》被誉为中国最古的百科全书类型的辞书之说，就有些不伦不类。辞书就是辞书，百科全书就是百科全书，两者关系是平行的而非隶属的。由于有这种隶属关系的错误观念在作怪，而类书具有古代百科全书的性质，因此，有人将字书与类书搅在一起，就不可避免了。《尔雅》“明分部类、据物标目”，与类书“荟萃成言，裒次故实，……而区以部类，条分件系”^[9]内涵是不一样的。

《尔雅》共十九篇，前三篇《释诂》、《释训》、《释言》阐释一般词语，后十六篇诠释社会的、自然的各种物名，即有释字义与释名物两类，但意在释名物，例同释字义。《尔雅》虽“明分部类”，但其设部，前三篇与后十六篇标准不统一，这在类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。传统的类书，往往按照天、地、人的三个方面来统摄部类，万卷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概莫能外。

为了弄明《尔雅》的“据物标目”，我们试举《尔雅》释诂第一种的一则为例：

初、哉、首、基、肇、祖、元、胎、俶、落、权舆，始也。《尚书》曰“三月哉生魄”，《诗》曰“令终有俶”，又曰“俶载南亩”，又曰“访予落止”，又曰“胡不承权舆”，胚胎未成，亦物之始也。其余，皆义之常行者耳。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，通方俗之殊语。^[10]

上例中，首先列举“始”的古今异言、方俗殊语，共十一个词，接着，或引录五经语句，或自撰文字，解释字义。整个内容，无论是排比一物多名、汇集资料，还是疏通解说，都在为诠释名物服务，这就是“据物标目”。《尔雅》解决的是六经中大量存在的一物多名的词语问题。《尔雅》“据物标目”在于正名辨物，而类书重在征典隶事。清人黄奭《黄氏逸书考》辑得《皇览》“冢墓记”达六十六事，如：

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阡乡城中，高七丈，民常十月祀之。有赤气出，如匹绛帛，民名为蚩尤旗。肩髀冢在山阳钜野县重聚，大小与阡冢等。传言皇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，皇帝杀之，身体异处，故别葬之。^[11]

类书“荟萃成言，哀次故实”，《皇览》“冢墓记”即大量征比冢墓成言、故实，由此可见，《皇览》是类事之书，不同于“据物标目”的字书。套用王应麟《玉海》卷五十四“类事之书，始于《皇览》”的句式，我们似乎也可以这么说：“释物之书，始于《尔雅》”。

《尔雅》不是类书，但《尔雅》之后，类书必然出现，黄侃《文心雕龙札记》“事类第三十八”云：

逮及汉魏以下，文士撰述，必本旧言，始则资于训诂，继而引录成言（汉代之文几无一篇不采录成语者，观二《汉书》可见），终则综辑故事。^[12]

沿着“资于训诂——成言文藻——综辑故事”的线路前行，自然出现了“字书——汉赋——类书”这样一条清晰的轨迹。

不过，需要注意的是，由于《四库全书》里没有设置姓名类，同姓名录这样的书籍就无适当的类目可归了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类书类小序之后首列的类书是梁孝元皇帝的《古今同姓名录》，提要还称之“则类事之书，莫古于是编矣”^[1]，因此可见，四库馆臣在这里就有些不知所措了。总体而言，类书类小序中，四库馆臣首举《皇览》一书功不可没。

2 《皇览》最初归属的部类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类书类小序所谓“《皇览》始于魏文”，是为至言，但它随即又说“晋荀勖《中经部》分隶何门，今无所考”，就有失深考。

“凡千余篇”、“合八百余万字”的大书，不会不留下蛛丝马迹，既然“《皇览》始于魏文”，那么，曹魏时官家目录郑默《中经簿》或者稍后的西晋官家目录荀勖《中经新簿》该有记录。四库馆臣道出“荀勖《中经部》”的说法，实属不该。

2.1 《皇览》最初归属的部

至于小序所言“分隶何门”，情况就复杂多了。《隋书》卷三十二“经籍志”序云：

秘书监荀勖，又因《中经》，更著《新簿》，分为四部，总括群书。……三曰丙部，有史记、旧事、皇览簿、杂事；……^[13]

《隋书》经籍志序中的这段话，四库馆臣不会失之眉睫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四五《广弘明集》提要云：

道宣生隋唐之间，古书多未散佚，故坠简遗文，往往而在，如阮孝绪《七录序》文及其门目部分，儒家久已失传。《隋志》仅存其说，而此书第三卷内乃载其大纲，尚可推寻崖略。是亦礼失求野之一端，不可谓无裨考证也。^[1]

这里，四库馆臣于《广弘明集》卷第三搜得阮孝绪《七录序》，矜为环宝。关于《四库全书》著录的《广弘明集》三十卷，陈垣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》卷三云：

宋、元、丽藏皆三十卷，明南北及清藏四十卷。《四库》著录者三十卷，与《弘明集》同为纪昀家藏。^[14]

《广弘明集》三十卷为四库总纂官纪昀家藏本，而耽于佛学的周永年列四库馆臣之中。于《广弘明集》中搜得的《七录序》，四库馆臣自然会倍受重视。

《七录序》历叙魏晋官家书目流变，《广弘明集》卷第三《七录序》云：

魏晋之世，文籍逾广，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。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，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。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《中经》更著《新簿》，虽分为十有余卷，而总以四部别之。惠、怀之乱，其书略尽，江左草创，十不一存，后虽鸠集，淆乱已甚。及著作佐郎李充，始加删正，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，而换其乙

丙之书，没略众篇之名，总以甲乙为次。自时厥后，世相祖述。^[15]

晋人荀勖被推为创设四部之祖。其后，晋人李充虽因循荀勖《中经新簿》四部之法，但调换了乙部、丙部的顺序，而李充的四部，已类似于后来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的顺序了。《隋书》经籍志序“分为四部”，其四部依次为经、史、子、集。因而，荀勖丙部，李充乙部，两者均相当于《隋书》史部。

荀勖《中经新簿》丙部其下，列史记、旧事、皇览簿、杂事。当然，皇览簿并不意味着就等同于《皇览》。如果史记是一部书的书名，那么，皇览簿是否也为一部书的书名呢？但这显然又与旧事、杂事体例不合。毕竟，《皇览》是类事之书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，与史记、旧事、杂事可以并置一起，因此，在《中经新簿》中，《皇览》归属于丙部，也就并不突兀。随着类书的增多，人们对于类书的认识有了加深，到了《隋书》中，它被归入子部。

2.2 《皇览》最初归属的类

《七录序》只提到《中经新簿》“总以四部别之”，推其意，四部之下似乎不再分出门类。《隋书·经籍志·序》里还有“三曰丙部，有史记、旧事、皇览簿、杂事”的语句，我们不妨把它与《七录序》“及著作佐郎李充，始加删正，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，而换其乙丙之书，没略众篇之名，总以甲乙为次”参照比读。

很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的“没略众篇之名”，到底是李充“没略众篇之名”，还是李充循荀勖旧例“没略众篇之名”呢？姚名达《中国目录学史》云：

小部既除，四部悬立。盖荀勖之旧例也。^[16]

荀勖、李充之陋，并小类亦复没略。^[16]

在姚名达看来，荀勖、李充均没略了门类，那么，《隋书·经籍志·序》所谓荀勖《中经新簿》“三曰丙部，有史记、旧事、皇览簿、杂事”之说，缘何而来呢？如果说李充既调换了乙部、丙部的顺序，又“没略众篇之名”，造成“小部既除，四部悬立”，最后只总括四部，“总以甲乙为次”，那将意味着，荀勖四部之下创设了门类。如此推理，或许更合乎《隋书·经籍志·序》里的叙说，也与《七录序》不发生冲突。由此可见，姚名达认为荀勖、李充四部之下没有“小部”、“小类”的说法很有些武断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四五《广弘明集》提要中，四库馆臣还把《七录序》与隋志存说作了比较。既然《七录序》“及著作佐郎李充，始加删正，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，而换其乙丙之书，没略众篇之名，总以甲乙为次”并未明确指出由于荀勖旧簿“没略众篇之名”，而《隋书·经籍志·序》里又有荀勖《中经新簿》“三曰丙部，有史记、旧事、皇览簿、杂事”的明确记载，那么，《皇览》在《中经新簿》“分隶何门，今无所考”便顿显破绽。荀勖《中经新簿》虽佚失，但其丙部之下分门设类的具体情况，还是从《七录序》和《隋书·经籍志·序》中能窥寻出线索。由于《皇览》“荟萃成言，哀次故实”，称之为“簿”尚可，“簿”正与前引《郡斋读书志》类书类第十四卷所云“类书……故以此录为首”之“录”相近，因而，荀勖将“史记、旧事、皇览簿、杂事”并列，隶属于丙部，换言之，《皇览》最初归属的类目就清晰了，即《皇览》分隶丙部的皇览簿。

在正史中，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始于子部中置类事类，为独立一类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则将类事类改为类书类，此为类书正名之始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永瑢, 纪昀, 陆锡熊, 等. 四库全书总目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5: 1141-1145.
- [2] 晁公武. 郡斋读书志校证[M] 孙猛, 校证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0: 646.
- [3] 陈寿. 三国志[M]. 裴松之, 注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5: 664.
- [4] 萧子显. 南齐书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2: 698.
- [5] 王应麟. 玉海[M]. 南京: 江苏古籍出版社, 上海: 上海书店, 1987: 1025.
- [6] 陆深. 俨山外集[M] 刻本. 陆楫, 1545 (明嘉靖二十四年): 2.
- [7] 黄震. 慈溪黄氏日钞分类[M] 刻本. 耕余楼, 清光绪间: 16.

- [8] 张舜徽. 清人文集别录[M]. 台北:明文书局, 1982 (民国七十一年):424.
- [9] 张涤华. 类书流别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 1985:4-8.
- [10] 尔雅注疏[M]刻本. 郭璞, 注. 邢昺, 疏. 陆德明, 音义. 湖南省尊经阁, 1874 (同治十三年):1.
- [11] 黄奭. 黄氏逸书考[M]刻本. 江都:朱氏, 1934:6.
- [12] 黄侃. 文心雕龙札记[M]. 北京:北京文化学社, 1934:192.
- [13] 魏徵, 令狐德棻[M]隋书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73:906.
- [14] 陈垣.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[M]. 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5:41.
- [15] 道宣. 广弘明集[M]四部丛刊. 上海:上海书店, 1989:8-9.
- [16] 姚名达. 中国目录学史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5:52-53.

[作者简介] 戴建国, 男, 1969 年生, 副研究馆员, 博士, 发表论文 10 余篇。